

台港澳小说名家

飞燕惊龙

(台湾)卧龙生著



I24.8
31

台港澳小说名家

卧龙生

(台湾)卧龙生

目 录

第 一 册

一、	(1)
二、	(30)
三、	(58)
四、	(97)
五、	(130)
六、	(156)
七、	(188)
八、	(215)
九、	(248)
十、	(279)

第 二 册

十一、	(1)
十二、	(38)
十三、	(70)
十四、	(98)
十五、	(125)

十六、	(159)
十七、	(192)
十八、	(221)
十九、	(252)
二十、	(283)

第 三 册

二十一、	(1)
二十二、	(33)
二十三、	(66)
二十四、	(95)
二十五、	(127)
二十六、	(165)
二十七、	(190)
二十八、	(221)
二十九、	(253)
三十、	(271)
三十一、	(287)

第 四 册

三十二、	(1)
三十三、	(39)
三十四、	(64)
三十五、	(101)

三十六、	(126)
三十七、	(157)
三十八、	(191)
三十九、	(218)
四十、	(249)
四十一、	(281)

第 五 册

四十二、	(1)
四十三、	(33)
四十四、	(63)
四十五、	(97)
四十六、	(127)
四十七、	(158)
四十八、	(191)
四十九、	(222)
五十、	(254)
五十一、	(281)
五十二、	(301)

二十一

童淑贞飞身跃在两人中间，含泪对梦寰道：“杨师弟，你不要错怪别人，你要捉我回山，尽管动手就是。”

这时，陶玉已收住笑声，俏目中神光闪动，逼视在梦寰脸上。

梦寰听陶玉一开口，就伤了师父和两位师叔，心中大感不悦，但转念又想到陶玉相助追寻霞琳情谊，强按下心头怒火，笑道：“陶兄几时到我们昆仑山的？我师姐私逃下山一事，陶兄事先可知道么？”

他虽然极力控制着心中激动，使声音平和，但那几句话中含意，却是犀利异常。

童淑贞脸上又泛两颊红晕，陶玉却听得面现怒色，冷冷答道：“这是你们昆仑派中私事，嘿！嘿！杨兄挑拨兄弟，不知是什么意思？”

梦寰笑道：“陶兄不要误会，我只不过随口问问罢了！我知道这事情怪不得陶兄。”

陶玉突然格格大笑起来，满脸怒色，完全消散，杨梦寰已知陶玉性格，真正动了怒火，外表反而变得心平气和。

他越是笑得厉害，出手也越是毒辣，不禁心中打鼓，怕他陡然出手，只得暗中留神戒备。

杨梦寰黯然叹道：“师姐是一定不肯和小弟回山了？”

童淑贞凄婉笑道：“兄弟，你不知道，我不能回去，我……我……”她“我”了半天，还是我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杨梦寰长长叹息一声，向旁侧一闪，道：“师姐，陶兄，请赶路吧！”

童淑贞见梦寰闪道让路，不觉心痛如绞，想到同门姐妹兄弟中，一个个待自己多情多义，而自己却作了昆仑门下叛徒，辜负恩师十余年教养心血不算，又沾污了昆仑派在武林中清白声誉。

杨梦寰见她目蕴泪光，呆呆的站着，不动不言，心中忽有所感。翻身跃上马背，拱手一礼，叫道：“师姐，多保重了。”

拨转马头，又对陶玉一礼，道：“陶兄相助之恩，永铭杨梦寰肺腑深处，咱们后会有期了。”抖缰放马，绝尘而去。

童淑贞望着梦寰的背影，高声叫道：“杨师弟，杨师弟……”

可是杨梦寰恍若不闻，头也未回一下，但闻得蹄声愈去愈远，不到盏热茶工夫，人马皆杳。

陶玉跃上赤云追风驹，冷冷问道：“你要是不愿跟我走，现在还追得上他！”

童淑贞怒道：“我杨师弟心地善良，为人忠厚，你不要以己之心，度人之腹。”

陶玉笑道：“你这么一说，我陶玉是天下最坏的一等人了？”

童淑贞道：“怎么？你认为你是好人？”

陶玉哼了两声，道：“这好人坏人之分，也算不了什么大事。”

童淑贞叹口气，纵身上马，抖缰向前疾奔，陶玉也放马紧随而去。

再说杨梦寰一口气跑了八九里路，才勒住马颈停下，他心中一直在想着陶玉和师姐的事，胸中填满了苦恼，一路上

连头也未抬一次，待他勒马停下，才听到身后蹄声得得，转脸望去，只见无影女李瑶红扬鞭纵马而来。

这是一片荒凉的田野，数丈外，有一道小溪，几株新绿垂柳，迎风飘舞，淙淙水声隐约可闻。

李瑶红放马如飞，直对梦寰身上撞去，距梦寰还有尺许左右时，陡然一带马头，向右侧偏去。

那知杨梦寰看她纵马直撞过来，本能的右掌平推出去，正好李瑶红勒缰转马，梦寰本知她是故意相戏，这一掌拍出，是生命中潜在本能作用。

势在意先，待他惊觉到想收掌时，力道已经发出，因双方距离太近，收势已来不及，这一掌正击在马颈上。

那马在狂奔急转之时，骤受一掌猛击，如何能承受得了，但闻一声闷吼，前腿一软，向地上栽下。李瑶红嚯了一声，人从马背上直摔下来，杨梦寰来不及思索，一退步，双臂舒展，把她身躯接住。

不知她是有意呢？还是无意？一下子投入了梦寰怀中，双手紧抱梦寰项颈，粉脸儿狠贴在梦寰腮边，娇喘连连，低声叫道：“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……”

梦寰急急的把她身躯放下，道：“谁要你直往我身上撞呢？”

李瑶红双颊绯红，星目斜睨着梦寰笑道：“你这人真是不讲道理，人家吓都快吓死了，你还对人家凶得要命，……”

说着，举起右手按在胸前，长长的喘口气又道：“不信你摸摸我的心，现在还跳的很厉害呢？”

梦寰已看出她是有意放刁，冷冷的答道：“你又追我来干什么？”

李瑶红道：“这条路又不是你们姓杨的路，你能走为什么我不能走？”

杨梦寰听她强词夺理的狡辩，似是而非，一时间倒没有办法回答，顺手拉过马缰，答道：“好！我要回昆仑山，看你能不能跟去。”说着翻身跃上马背。

李瑶红猛的一上步，劈手从杨梦寰手中夺过马缰绳，怒道：“你把我的马打死了，不赔我就想走么？”

杨梦寰转头看去，果见李瑶红所乘的健马，口鼻间鲜血直流，侧卧地上，虽然未死，但已无法再用来代步，不由心生歉咎之感，翻身跃下马背，把缰绳交到李瑶红手中，说道：“赔就赔你吧！”说完转身就走。

李瑶红突然一上步，抓住杨梦寰身上的淡青色披风，用力一拉，但闻“察”的一声，好好一件衣服，被她扯破了一大块。

杨梦寰心头火起，翻身一招“神龙摇尾”横劈过去。

只听李瑶红嗯了一声，眼睛一闭，不避掌势，反向他身上扑去。

这一下大出梦寰意外，急收掌势，向旁一闪，怒道：“你要找死么？”

李瑶红一下扑空，睁开眼睛，笑道：“我就知道你不敢当真打我。”

杨梦寰气的剑眉倒竖，厉声喝道：“你要再无理和我纠缠，可别怪我反脸无情。”

李瑶红幽幽一声长叹，两行清泪顺腮而下，道：“你既然这样讨厌我，恨我，那你为什么要救我呢？你为我受了很多苦楚，我……我心里……”

杨梦寰被她问得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我救你只不过是激于

义愤，难道我救你还救错了不成？”

李瑶红道：“当然救错啦！你要不救我，我早就死了，自然不会再看到你，那不就省了很多烦恼。……”

杨梦寰一跺脚，道：“你怎么蛮不讲理？”

李瑶红缓步走近他身侧，脸上情爱横溢，星目中泪如泉涌，凄婉一笑，道：“你为什么这样恨我？我的心快被你折磨碎了！”

杨梦寰目睹她凄然神情，不禁心生怜惜，摇摇头劝道：“你这是何苦呢？你陶师兄才貌双绝，又对你情深万钟，杨梦寰不过是一介武夫……”

李瑶红接道：“我知道你心里只有你那宝贝师妹……”

杨梦寰脸色一变，道：“你不要挑拨她，她善良无邪，什么都比你强。”说罢，转身急步而去。

李瑶红两个急跃，拦在梦寰面前，说道：“算我说错了话，好么？你……你不要这样对我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”说到最后一句话，已是泣不成声。

杨梦寰心中不忍，停住步，问道：“你要说什么？说吧！”

李瑶红道：“你急着回昆仑山，是不是见你师父？”

杨梦寰道：“不错。”

李瑶红道：“他已经不在昆仑山了！”

杨梦寰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不信你的话。”

李瑶红道：“我不是骗你，你救我遇险，遭人擒住，我几次设法救你，都没有成功，我心里急了，就跑去昆仑山找你师父。”

杨梦寰道：“你到我们三清宫去了？”

李瑶红摇摇头道：“没有，昆仑山那么大，我又不知道

你们三清宫在什么地方，我心里又急得很，在那大山中乱跑了一夜半天，人都快要累死了。”

杨梦寰一皱眉头，还未来得及开口，李瑶红又抢先接道：“你皱什么眉头？人家还没有把话说完呢？我在那大山中跑了半天一夜，仍然找不到你们的三清宫，这一夜半天的工夫，我连一点东西也没有吃过。”

梦寰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不打些飞禽充充饥呢？”

李瑶红只听得眼神一亮，随手抹去脸上纵横泪痕，欢愉之色，泛起双颊，娇媚一笑，道：“我担心你的安危，那里还能吃得下东西？”

杨梦寰心头一凛，仰脸望天上几朵随风移动的白云，冷冷答道：“我出手救你，只不过是报答你过去的一番情谊，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才好。”

李瑶红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虽已走的困倦难支，但却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力量，支持着我，使我盲目奔行在那重山峻岭之上，总算皇天见怜，终于被我找到了一阳子老前辈告诉他你被擒蒙难的消息。”

杨梦寰问道：“你在什么地方，见到了我师父？”

李瑶红道：“他正在一处壁间突出的冰崖上和人比武，他们打得正在紧要关头之时，我恰好赶到，那突出的冰崖下临千丈绝壑，看上去十分怕人。”

杨梦寰道：“什么人在和我师父比武？”，

李瑶红道：“是一个手执玉箫，身穿黑衣的女人。”

杨梦寰心头一震道：“啊！那一定是玉箫仙子了？”

李瑶红接道：“我当时已走的筋疲力尽，无法游下那段悬崖，只好站在崖上，高声叫他们暂时停手，一阳子老前辈虽然看到了我，想停下手来，但那黑衣女人的攻势激烈无

比，你师父听我一喊，分了心神，连遇了两次险招。”

杨梦寰急道：“那玉箫仙子，不但武功高强，而且手辣心狠，我师父被你一叫，只怕要吃她的亏了？”

李瑶红凄凉一笑，接下去说道：“我在上面叫的力竭声嘶，可是他们仍然全力拚斗，不肯住手。”

梦寰道：“那是当然，武功一道讲求意于神会，尤其高手相搏，更是分散不得一点心神。”

李瑶红白了梦寰一眼，道：“人家还不都是为你？我最后实在急了，就把你遭擒蒙难的事，大声说了出来。想不到，这几句倒发生奇效，他们两人都停住了手，争先恐后的跃上悬崖。”

话到此处，顿了一顿，接道：“那黑衣女人，似是对你关心的紧，一到崖上，就抢先问我你在什么地方？我看她惶急的模样，心中有气，故意闭上眼睛，装作喘息，不理她的问话。”

杨梦寰“呵”了一声。

李瑶红嗔道：“你啊什么？我虽然看不惯她那样颦眉作态，忧苦焦灼的样子，但想到你的安危，只得把你遭擒蒙难的经过，告诉了他们。”

杨梦寰道：“师父听过之后，怎么说呢？”

李瑶红哼了一声，道：“那个黑衣女人好像比你师父还急，我的话只说了一半，她已经有些不耐，死皮赖脸对你师父说：“道长，咱们不要比啦，原来杨梦寰真的没有回三清宫来，我还认为你们昆仑三子骗我呢？”

杨梦寰皱皱眉，道：“这女魔头真是可恶，竟闹上我们昆仑山了！”

李瑶红继续说道：“那黑衣女人说过话后，就当先向前

跑去，你师父也跟着追去，把我一个人丢在那绝峰之上，我当时困倦已极，就在峰顶上一座大山石后面坐下休息，那知糊糊涂涂的就睡过去，醒来时，已是满山红霞，我这半生中，虽然常在江湖上走动，可是从没有吃过那种苦头。”

梦襄听得甚是感动，很想说几句慰藉之言，但又怕招来烦恼，于是，把说到口边的话，又咽回肚中，垂下头，轻轻叹息一声。

李瑶红凄苦一笑，接道：“当时我又饥又渴又冷，但那绝峰四周又都为冰雪封冻，连一只飞禽也难看到，我只得摘些松子充饥，打碎积冰，放在口中解渴。就这样在那绝峰峻岭中走了十余天，才摸出那绵连的大山。”

梦襄问道：“我师父呢？”

李瑶红道：“他们地势熟悉，武功又好，恐怕早已到峨嵋山了。”

梦襄急的一跺脚，道：“那怎么办呢？我已离峨嵋山六七天了？”

李瑶红道：“一阳子老前辈赶到峨嵋山去，虽是为了救你，但这事情的起因，还是由我惹起，我应该陪你到峨嵋山一次……”

杨梦襄摇摇头，道：“这倒不必了，我一个人去也是一样。”

李瑶红脸色一变，泪水夺眶而出，幽幽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你为什么这样恨我，我……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？”

梦襄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对我很好，但男女有别，咱们并辔同行，只怕要引起风言风语，我们昆仑派门规森严，一旦传到我师父耳中，我势必受责罚不可。”

说完话，深深一揖，转身而去。

李瑶红又急又羞，呆在当地，这是她有生以来，从未受过的难看羞辱，只觉心头如受千斤重锤一击，脑际间轰然一响，打个踉跄，几乎栽倒地上。

她赶紧长长吸一口气，稳住身子，定定神，只觉一股怨气，冲上心头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你不理我，我非要你理我不可。”

她一腔热情因梦寰的决绝，转变成幽幽怨恨。

她心中风车般打了几百个转，才定了主意。

抬头望梦寰，人已到数十丈外，转爱成恨之后，她反而平静下来，气聚丹田，大声叫道：“杨相公，杨相公……”

杨梦寰停步回头，李瑶红纵马赶去，到了梦寰身侧，翻身下马，笑道：“你现在可是到峨嵋山去么？”

梦寰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。”

李瑶红把马缰交到梦寰手中，笑道：“你要到峨嵋山去找你师父，那一定心急似箭，大白天如何能施展轻身功夫，还是骑着马赶路吧？”

杨梦寰道：“我打伤了你的坐马，怎么办呢？”

李瑶红格格一阵大笑，道：“你见过我陶师兄么？”

杨梦寰脸色一变，道：“令师兄武功不错……只是……”

李瑶红道：“我替你说罢，只是生性阴险，心狠手辣，对不对？”

杨梦寰本想把刚才看见陶玉之事说出，但转念又想到童淑贞叛师私奔一事，有关昆仑派清白声誉，实在碍于出口，淡淡一笑，避不作答。

李瑶红道：“我师兄为人如何？不去说它，但他有一匹

宝马，名叫赤云追风驹，有日行千里的脚程……”

杨梦寰笑道：“是了，他要把那匹马送你？”

李瑶红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呢？”

杨梦寰翻身跃上马背，拱手笑道：“令师兄对我谈过，他对你用情很深……”

李瑶红眨眨大眼睛，滚下来两行泪水，道：“那他是自寻烦恼，不过我这辈子也是烦恼定了。”

杨梦寰默然垂头，长长叹一口气，放辔纵马而去。

李瑶红望着他疾驰而去的背影，她希望梦寰能回头望望，但她失望了。

且说杨梦寰纵马疾奔，一口气又跑了十几里路，放眼看江水滔滔，急流如万马怒奔，原来已到了泯江岸边。

他勒马岸边，暗自忖道：此去峨嵋山不下五六百行程，如果骑马赶路，最快也得一日夜以上时间，改走水路，乘船沿江而下，当天即可回到嘉定府，嘉定距峨嵋山只余下百左右，连夜登山，二更天就可到达。

他伫立江岸，忖思良久，才决定换乘快舟赶路。

抬头望去，只见下流里许处，帆影点点，酒招迎风，似是一座村镇模样，立时纵马奔去。

这是紧靠泯江畔岸的一处渡口，不满百户人家，但却有十几家酒店，梦寰寻了一座最大的酒店，饱餐一顿，唤过店小二，问道：“今天可有到嘉定的船么？”

店小二摇摇头笑道：“我们这黄家店，总共不过八九十户人家，要乘到嘉定的便船，非得到崇宁不可。”

梦寰一皱眉头，道：“那江边靠着那样多船，难道不搭客么？”

店小二道：“那江边的船，大都是渔舟，客人要坐，我

去给你问问。”

说完话，退了出去。

不大功夫，店小二满含笑意进来，说道：“相公赶的真巧，刚好有一只船，要放嘉定。人家坐有女眷，由汶川来到嘉定探亲，本来是不搭客人，好在那船上两位船手，都是常走泯江的水道的朋友，和小的有些交情，经我再三说项，才答应下来。现在人家就要起碇开船，相公如要乘坐，就得早些登舟了。”

梦襄连声称谢，付了酒帐，和那店小二一起向江畔走去。

果见一只双桅大船，已经收锚待发，店小二把梦襄送上船，一个水手模样的人把梦襄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阵，把他带入后舱，低声嘱咐道：“没有听我招呼，千万不要出来乱跑，到嘉定我自会通知你登岸。”

梦襄心中惦念师父，恨不得一步赶到，上船时匆匆忙忙，待船开之后，才想起自己坐马还留在那酒店中。

泯江水流异常湍急，顺水放船，舟快如箭，梦襄因知船中坐有女眷，果然不敢乱跑，一个人坐在后舱中，甚是无聊，不觉动了睡意。

恍惚间，似闻得一声女人娇笑，睁眼见身侧站了一个年轻美丽的奇装少女。一身白衣，发挽宫髻，不过那白衣长紧及膝，赤足欺霜，黛眉如画，星目流转，望着他掩口轻笑。

杨梦襄心头一震，付道：“这是什么装束？年轻的大姑娘，怎么能赤裸着一双小腿，而且连鞋子也不穿一双……”

他心中疑窦重重，忘记了是搭乘人家的便船，一皱眉头，站起身子，正想喝问，突闻娇笑连声，眼前人影晃动，

眨眼间，舱门边又多出三个白衣少女。

这三个少女装束，和那先来的衣着、发型，完全一样，白色罗衣，赤足光腿，面貌娟秀，艳光照人，年龄也大小相若。

杨梦寰看的一皱剑眉，暗道：那来这多奇怪装束的少女，看她们身手矫健，似非常人，装束诡异，非苗非汉，实使人难以猜出来路。

他心中在转着念头，突闻先来那少女娇声喝道：“你 this 人是干什么的？怎么会跑到了我们的船上！”说的是蛮语，而且声若莺黛，娇脆悦耳。

这一喝，杨梦寰才觉到自己理屈，讪讪一笑，道：“我……我因急于赶赴嘉定，所以才商请了船家，借搭了几位姑娘的便船，冒昧之处，尚请几位海涵？”说罢，深深一个长揖。

那知四个白衣少女听完话后，脸色突然一变，本来每人都带着盈盈笑意，刹那间，笑容敛收，面如寒霜，柳眉微扬，怒形于色。

刚才发话那个少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船家胆子不小，他敢趁我们坐息之时，擅自作主，搭载客人。”

说到这里，两道眼神转投到梦寰脸上，问道：“你知道这船上坐的是什么人？”

梦寰道：“这个，我不知道，不过，我想借搭便船，也算不上什么有背武林规矩之事？”

他见四女装束、身手，和常人不大相同，必为武林中的人物，故以不背规矩相对。

那知四个白衣少女，都听得有些茫然，最后一个年龄轻轻的，转脸问身旁少女，道：“姐姐，武林规矩是什么意思